

建国前畲族教育的历史回顾

兰俏梅

(丽水学院 人事处,浙江 丽水 323000)

摘要 在畲族文化学术研究成果中,涉及到畲族教育的内容极少。文章从畲族教育发展的角度出发,从宋代开始,依据宋、元、明、清、民国的时间顺序,梳理畲族教育发展的历史脉络,对畲族教育发展史进行了回顾。

关键词 畲族;建国前;教育;回顾

doi:10.3969/j.issn.1008-6749.2009.06.020

中图分类号:G7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6749(2009)06-0081-06

Historical Review on the Education of the She Nationality befor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Lan Qiaomei

(Personnel Division, Lishui University, Lishui Zhejiang 323000, China)

Abstract: Despite of the flourishing of researches and studies on the culture of the She, few researches have made on the education of the She. This paper pays close atten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ducation of the She and tries to illustrate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education of the She throughout the Song Dynasty, the Yuan Dynasty, the Ming Dynasty, the Qing Dynasty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Key words: the She; befor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ducation; review

历史上,因为经济和政治的原因,畲族的教育极不发达。在畲族形成之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畲族地区并没有正规的学校教育出现。

隋唐以来,随着中原汉人的南迁和客家民系的形成,在畲汉文化互动下,汉文化在畲族内部得以传播。起初主要是中原移民向南方迁移同时带动中原文化在南方的传播,以及到南方为官的中原士大夫力图用中原礼俗改变畲民“蛮夷”之俗。这些官吏在南方任职期间,大力推广汉文化,并取得显著效果,推动了东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变化

和汉文化在畲族先民区的传播,促进了畲汉文化的互动和交流。

仅仅这些并不能促成畲族教育的变迁及发展。畲族文化教育的变迁应该是在多重因素交互作用下的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在这个动态过程中,不论是国家力量还是民间力量,都曾发挥过重要作用。国家运用其军事、行政的力量将畲族纳入了国家政权的统一体系,首先从制度层面上打破了畲族相对孤立的文化教育空间,为全国主体文化教育的渗透传播开辟了道路。从陈元光开漳建

收稿日期 2009-06-17

基金项目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06CGJY24YBX)。

作者简介 兰俏梅(1969—),女,畲族,浙江遂昌人,副研究员。

置到清朝普遍实行“编户隶籍”和“编甲完粮”制度,一步步都清晰地映照出国家力量在畲族文化变迁过程中所起的先导作用。

国家的编户齐民政策意义攸关。畲民“编籍”对于国家而言,可以减少流民,纳户入册,削弱社会不稳定的力量,可以保障赋役征调,维持国家机构正常运转,这也是地方基层行政组织即里甲制度建立的基础。但畲民“编籍”的意义不仅仅在于财政和政治,也是一个文化教育的议程。正如嘉靖《广东通志初稿》所言:

我朝洪武初取岭表,又明年诏定天下版籍,凡民有色役者,以色役占籍。十家为甲,十甲为图,图积为里,里积为县。十年一更,而登降其生死。是时兵革之后,户口尚少。其后流亡渐复,深林穷谷,稍成村聚。有司不能申明法令,以渐制未萌,俟其根蔓枝披,然后一切绳以刀斧,至于血刃血指,谨乃获定,若已已祸变及近日事可为鉴。已版籍图里鳞次,役事相联,此国家制民训俗之深意,而吏直以为簿书架阁,漫不省虑,不亦过欤。

宋元以来,特别是南宋以后,畲民爆发了多次大规模的反抗运动,给予统治阶级沉重打击。为了削弱畲民的反抗精神,出于教化和维护统治的需要,政府出资在被平定的畲民聚集区开办学校,强行教化。

到了清代,由于靠近汉区的畲民大部分在清代中期入籍纳税如同平民,具备了科举考试的权利。在生产生活实践中,畲民意识到科举权利的重要性,并开始积极争取科考的权利。土著与“流民”为科举权利的斗争也日益展开。据史料记载,“康熙八年四月癸酉,立郴州宜章、桂阳军临武县学,以教养峒民子弟”^[4]。光绪《处州府志》卷二四《风土》:“嘉庆八年,仪征阮文达抚浙,会同学使文宁,咨准(畲民)一体考试。”经过畲族人民的艰苦争取和漫长等待,最终获得了科举权利。但是畲族教育也由此发生了分化,居住在靠近汉人地区或与汉人杂居的畲族,由于经济文化比较发达,所以其文教发展比较快,并培养了自己的杰出人才,如蓝鼎

元和雷鋹等,畲族教育也发展到一个从未曾有过的高度。

一、宋代的畲族教育

唐宋以来,畲民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比较低,生产方式原始,生产力低下,“刀耕火耘,崖栖谷汲”,基本上没有可供剥削的剩余价值,其间畲族聚居于赣闽粤交界的大山区,天高皇帝远,南宋以前,国家权力还没有真正深入此地,并没有把他们纳入编户齐民的范围,畲族教育无从谈起。

到了南宋,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自唐代就已开始的全国经济文化重心南移的过程,至此已经完成,况且江山仅存半壁,首都定在杭州,吴会(江苏、浙江)成为国家核心之区,闽粤边鄙地区,过去被视为蛮荒化外之地,现在也成了“近里”,朝廷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对之多所仰赖,对它的开发经营也就愈加重视。在此情势下,对于畲族,也就一改以往“畲民不悦(役),畲田不税,其来久矣”的政策,要把他们纳入编户范围,榨取赋税徭役,并且维持地方的安定。《漳州谕畬》所谓“官吏又征求土物——蜜蜡、虎革、猿皮之类”云云,就是在国家对畬政策改变的背景下发生的,南宋建政以来对湘赣闽粤各地一系列“蛮獠”作乱和畬民反抗官府的事件,都极为重视,或剿或抚,或剿抚并用,最终的结果都是把乱事压平,把降服者收为编户。

景定年间,漳州发生了畬民“作乱”事件,事件的起因是“贵家辟产,稍侵其疆,豪干诛货,稍笼其利,官吏又征求土物——蜜蜡、虎革、猿皮之类。畬人不堪,怒于郡,弗省,遂估众据险,剿略省地”,这是畬民不堪汉人豪贵与封建官府的剥削压迫,揭竿而起,是典型的官逼民反。畬民反抗的声势很大,他们武装包围了郡城,“距城仅二十里,郡岌岌甚矣!”朝廷派大军围剿,经过近一年的反复交战,畬民武装不但没有被打垮,反而“出没自若,至数百里无行人”,州治“枵然一城,红巾满野。久戍不解”。于是朝廷改变策略,选用儒雅的卓德庆为漳州郡守,采用招抚和高压并举的办法,先解决“西畬”,后收拾“南畬”,结果是二畬接受招谕,酋长们“各籍户口”,“愿为版籍民”。“畬民亦吾民也。前事勿问,许其自新。其中有知书及土人陷畬者,如能挺身来归,当为区处,俾安土著;或畬长能帅众归

顺,亦补常资”。由国家对畬族政策改变导致的一系列畬民变乱,最终以部分畬民纳为编户收场。

南宋郴州黑风峒李元勋造反被平定后,朝廷于淳熙八年四月癸酉下诏,“立郴州宜章、桂阳军临武县学,以教养峒民子弟”^[1]。这里所谓的“峒民”,应该是畬民,至少是畬族先民。^[2]

应该说,历史上在畬区设立学校的情况,通常都是在畬民进行大规模的反抗封建统治斗争之后,统治者出于削弱畬民反抗精神、加强教化维护封建秩序的需要,而由官府出资兴建的。这时的畬民是被迫接受教育的,教育的内容纯粹是封建纲常礼教那一套。

二、元代的畬族教育

在元代,南方各族人民的抗元、反元斗争此起彼伏,畬民也是其中相当重要的力量。至元十三年(1276),元军占领临安,兵锋继续南下,宋遗臣张世杰等拥奉宋朝二王在东南沿海一带继续抗元,福建、广东、江西等畬军纷纷起兵配合,十四年七月,漳州畬人陈吊眼和潮州畬妇许夫人统诸洞畬军配合张世杰攻打泉州蒲寿庚,闽北畬军失败而降“尚有畬军万人”。十七年八月,陈吊眼畬汉反元队伍发展至十万人,二十年八月,黄华领导的畬军“剪发文面,号头陀军”,“号二十万”。至元二十四年冬天畬民钟明亮起事期间,“拥众十万,声摇数郡,江、闽、广交病焉”。

历次畬民反元被逐次平定后,朝廷安置“有恒产者为民”,无恒产者组建乡兵,也称畬军。畬军主要任务是在本地或附近屯田,元代在汀州、漳州等畬民聚居地置有屯田,《元史》记载:“福建之畬军,则皆不出戍他方者,盖乡兵也。”

元军灭宋进入漳州等地后,对畬民采取招抚政策。至元十六年五月,元世祖忽必烈“诏谕漳州、泉、汀、邵武等处暨八十四畬民,若能举众来降,官吏例加迁赏,军民安堵如故”。

畬族民众不断发起反元斗争,其结果却重创畬民。尽管畬民仍然在闽粤赣之地居住,却大伤元气,不再有从前的豪气和影响力了。“元末全国范围内反元斗争风起云涌,畬民似乎也只有零星且规模较小的行动,主要原因是因为畬民的人口有大幅的下降,但这种下降不是源于向外迁徙,而

是出于前期屡次反抗造成的自身消耗和元军的疯狂报复”^[3]。

畬汉人民特别是畬族与客家人民进行了长期广泛的联合抗元斗争,在斗争中彼此互相涵化,成为畬、客关系的主旋律,因斗争失败造成的汉人入山及畬民被安插到汉人聚居区,大大加速了畬、客融合的进程。这一进程的主导方面是畬族被同化为客家,少数未被同化的畬民要么退进更深的大山中,要么被迫向别处迁移。此后赣闽粤交界区域成为客家基本住地及各地畬、客错居的格局,也因此而奠定。这一时期畬、客的大联合和以客家为主导的相互融合,为客家与畬族早期关系史划上了圆满的句号。

三、明代的畬族教育

洪武十八年(1385)和成化十四年(1478),钟子仁、钟三领导的闽西上杭畬民起义,嘉靖四十二年(1563)蓝松三领导的粤东大埔、程乡畬民起义等等。其中以正德年间爆发于赣南横水、左溪、桶岗等地以谢志珊、蓝天凤为首的畬汉民起义规模最大。正德十一年(1516),谢志珊、蓝天凤以横水、左溪、桶岗为中心,发动起义,并在新下地、稳下、义安等地设营寨80余处,并与其他起义相互呼应,纵横千里,声震朝廷。

明朝廷任命王守仁为南赣巡抚,节制赣、粤、闽、湘四省八府的兵力,采取剿抚并举的方针,才把这次起义给镇压下去。王守仁上奏朝廷设立崇义县治,县衙就在横水镇。并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压迫和限制畬民,以防止畬民再次起事。为了生存,畬民更加迅速融合汉族,不断向外迁徙,形成目前大分散小聚居的居住形态,清至民国时期,很少有记载畬民起事的事件,对畬族历史文化和民族心理状态产生深远的影响。

王守仁平定赣闽粤边的畬民起义后,采取了一系列安抚政策。官府满足畬民与百姓一样编籍、准其子女入学等要求。兴办“社学”、“颁行社学教条”、建“旌奖节妇”碑祠等。除了在新设各县迅速建立县学外,也在辖区内大力提倡兴立社学。对于设社学的目的和功用,他说:

“民风不善,由于教化未明。今幸盗贼稍

平,民困渐息,一应移风易俗之事,虽未能尽举,姑且就其浅近易行者,开导训诲。即行告谕,发南、赣所属各县父老子弟,互相劝勉,兴立社学,延师教子,歌诗习礼。”

王守仁“立法定制,令赣属县俱立社学,以宣教风,城中立五社学:东曰义尔书院,南曰正蒙书院,西曰富安书院,又西曰镇宁书院,北曰龙池书院,选生儒行义表俗者,立为教读……教之以诗习礼,中以孝悌,导之礼让,末期月而民心丕变,革奸轨而化善良”。他要求各县治,地方“约公”和“里长”等,必须“延师设教”,办好学校。传授诗文和仁义礼智德让,要求教师应以国为重,鞠躬尽瘁于教学,使“乡里子弟不但勤劳于诗礼章句之间,尤在效力于德行心术之本,务使礼让日新,风俗日美,庶不负有司作兴之急,与士民趋向之心”,形成“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达到“家齐国治而天下平”的目的。弘治年间,饶平小靖等地的寇乱平定后,“元翰乃为设社学,教训其乡子弟”^[4]。

其中最具影响的成功之作便是设立《南赣乡约》。《南赣乡约》劝谕乡民曰:“自今凡尔同约之民,皆宜孝尔父母,敬尔兄长,教训尔子孙,和顺尔乡里,死伤相助,患难相恤,善相劝勉,恶相告诫,息讼罢争,讲信修睦,务为善良之民,共成仁厚之俗。”《南赣乡约》是“心即理”、“知行合一”的王氏心学的社会实践,它超越了一个家族和一处村落的界限,以政治制度和社会伦理来整合南赣乡民(包括畲民)的文化心理和行为规范。随着王守仁镇压“鞏寇”之乱的成功,《南赣乡约》作为一种特殊而有效的驯服工具,已产生了普遍而深远的影响。赣南诸县相继建立起了“阳明祠”,以专祀这位维护封建国家政治的功臣。在这场造神运动中,也有被驯化了的畲民的参与。黄向春《赣南畲族研究》载,“据崇义蓝姓群众介绍说,他们曾在一块有关康熙年间各姓群众捐款修缮阳明祠的残碑中发现不少蓝姓人名,有的还能在族谱中找到对应者(此碑已佚失)”。在“鞏寇”之乱中,畲民内部既有封建制度的叛逆者,也有顺从者,还有乱世之中的颠沛流离者,如江西赣州《钟氏重修族谱》载:“……益(钟益)避畲寇复归于祖居冈口。”

有史料记载说,经过社学较长时间的教化熏陶,取得了“市民亦知冠服,朝夕歌声,达于委巷,雍雍然渐成礼让之俗矣”之效果。^[5]

由于有关官员认真贯彻了在新定少数民族地区设学的方针,畲族学校教育在明代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比如说在广东,连畲族来源之一的蛋民,“近年亦渐知书,或登陆附籍,与良民同编,亦有取科第者矣”^[6]。一些畲民通过读书识字,参加科举考试并取得功名,比起从前畲民皆不识字的情况,可以说是大大地进步了。

在明代,畲族的文化教育总体状况有所改观,其中,蓝仁、蓝智是明代畲族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

蓝仁(约1352—约1400)与其弟蓝智(约1357—?)拜杜本为师学其诗法。他们又仰慕北宋隐居杭州的闽侯诗人林逋(和靖),无意科举,寄情山水,诗风大进。蓝仁《蓝山集》、蓝智《蓝涧集》行世,二者合称《二蓝集》,收入《四库全书》。二蓝效法盛唐诗风,一改元末纤弱的诗体。历来评诗,都将二蓝并论。

四、清代的畲族教育

清以来,入学受教育的畲民子弟渐渐增多,不少畲民子弟还走上了仕途的道路。如蓝鼎元家族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蓝鼎元,字玉霖,别字任庵,号鹿洲。康熙十九年八月廿七出生于福建漳浦县长谷乡(今赤岭乡),雍正十一年六月廿三卒于广州任内,享年54岁。他不仅是清代一名大学者,一代名宦,也是一位运筹帷幄的军事家和深明治乱的政治家,对台湾的开发和建设有着很大的贡献。他是清代百名人之一,《辞源》、《中国历史人物生卒年表》、《中国文学家大辞典》等,都有他的名字。蓝鼎元不仅是一个地方性的人物,当时也是全国闻名。这支蓝氏家族的兴旺,与漳浦经济、文化的发达有极大的关系。漳浦唐初建县,唐后期已有进士周匡第、潘存实等人,宋元明清人文鼎盛,经济、文化在漳浦间一直处在领先地位,蓝氏家族处在这样优越的环境中,长期受熏陶濡染,加上这一支系世代不懈的努力,才培养出蓝鼎元这样杰出的英才。

雷鋹(1696—1759),字贯一,号翠庭,福建宁

化人。清代理学家。17岁那年补县学生,肄业于鰲峰书院,为著名理学家蔡世远的得意弟子。雍正元年(1723年),雷鉉考取举人。在享有正直名声的孙嘉淦荐举下,雷鉉为国子监学正。雍正十一年,雷鉉中进士,殿试第一,授予庶吉士。雍正十三年,清高祖弘历即位后,召雷鉉入京,命直上书房。乾隆元年,雷鉉被授予翰林院编修,入侍皇子讲读。乾隆元年(1736年)大考,雷鉉得二等第一名。乾隆十八年,擢升为左副都御史。雷鉉为人笃忠,穷究义理,亲力躬行。《清史稿》评价雷鉉“鉉和易诚笃,论学宗程、朱。督学政,以小学及陆陇其年谱教士。与方苞友,为文简约冲夷得体要”。建宁著名古文家朱仕琇为雷鉉的《经笥堂文集》作序时,说:“道德文章为天下所崇。”雷鉉著有《经笥堂集》、《读书偶记》等。

国民16年《永春县志》对雷鉉(翠庭)蓝鼎元(鹿洲)的记述:

延中古久登仕籍,即吾闽翠庭、鹿洲,谁敢复以“畬民”视之,夫亦生聚而教训之,已达一视同仁准则而已矣。

但统治者在畬族地区无论设立县学还是社学,接受教育的毕竟是少数,基本都是官家子弟,绝大部分畬民没有机会读书。

而对于歧视政策,畬族人民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畬民反阻考,史料不无记载。如嘉庆七年鼎邑(福鼎)畬族童生钟良弼应试受阻案,嘉庆八年处州青田畬民应试奏准考试案,道光六年泰顺畬民蓝芳赴府应试禀保徐日抑阻案等。

以雷云反阻考案作为一例可窥畬民为争夺受教育权的艰辛:

雷云(1825—1877),名国友,号鹤峰。畬族,凤阳乡凤楼村人。少时聪颖好学,至切上进。应试遭阻考,与父文和、叔子清历尽艰难,诉讼三载,最终,温州府在道光廿七年十月初五日颁布禁阻考告示,文曰:

温州府谕禁阻考告示

特授浙江温州府正堂加六级记录十二次徐,为遵批核详事

道光廿七年九月十四日,奉兼置布政使司蔡,牌开道光廿七年六月廿九日,奉抚宪批前署司核详,平阳县畬民雷云应准与考,该县各童阻挠,显违定例,自应严行查禁,请飭府查叙例案,出示晓谕,毋许再行攻讦。惟现在县府两试均已考过,该童雷云并请准其分别补考,倘该县廪生及各童等再敢阻挠,即由该县照例究办,俾照惩创等缘由,奉批如常饬遵缴等因,奉此合行饬知,仰府即转饬遵照,仍由该府出示晓禁毋违等因,奉此查学政全书,内载浙江畬民准与平民一体报考,此案前据平阳县畬民雷子清以伊侄雷云、雷夏赴郡与考,被各廪童抑勒阻考等情,赴府呈经前府暨本府饬据,该县申明雷云雷夏之祖自顺治年间迁居平邑,已历多代,力农置产,实系身家清白,并无各项违碍,应准与平民一律报考等情,详经本府查时例案,详奉各宪批准在案,今奉前因,除飭县移学遵照外,合行出示晓禁,为此示仰平阳县廪保生童人等知悉,嗣后如有畬民赴考,应照定例,准其一体考试,无许再行阻挠,致滋事端,自示之后,倘敢故违,定即照例究办,各宜凛遵毋违。特示。

清咸丰十年(1860)雷云例授贡元。

五、民国的畬族教育

畬民的不懈努力终于换来了接受教育的公平性,中华民国22年10月20日浙江省府公布了名为《保护畬民、情民不得歧视侮辱》的省府通令,依法保护畬民的教育政治权利。如下:

浙省向畬民、情民散居各县,各地民众以其种族特殊,常加蔑视或欺辱,现永嘉一带畬民蓝政科等以备受侮辱,书不尽方,不胜其苦,特联名全体备文呈请省府有以救济,通飭各县一视同仁,举凡教育政治选举权利,均应准予同享。

省府据呈后以民族解放,中央迭有明令,自不能有所歧视,昨特令行四厅三处饬属一体依法保护,切实遵照办理。

民国时期,浙江畬区办过几年初级小学。如浙江遂昌县后江村的明德小学和万嵩小学、定观小学,景宁县惠明寺创办城东乡南泉初级小学,青田

县培头村(今属文成县)崇道小学;兰溪县游埠小学及兰溪县私立时新初级小学(建国后改为奎塘畈小学),但大多数畲民在短期小学就读毕业后,就没有再读书的机会。

民国 23 年(1934)浙江省第三特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编的《平阳畲民调查》记载:“学校教育,实无萌芽可言,畲民在校读书者,不过千分之一。”“以数万之畲民,仅有三数人曾受中等教育,亦憐矣”。全省许多星散的畲民,儿童虽可以进汉民村校就读,但入学儿童寥寥无几。

英国教会在霞浦畲族聚居村茶岗的教堂办的“圣义小学”是闽东最早畲族学校。此后福鼎县先后在桥亭、才堡、佳阳、佳山、浮柳、梅溪、嵌窑、油坑等畲族聚居乡村办过国民学校。福安仙岩村 8 个畲族村民还先后在自己家乡办过“书馆”。霞浦崇儒乡的上水、溪坪、新村也曾办过私塾。江西于 1946 年才在贵溪县南樟坪设立苗民即畲族巡回教学点。

广东潮安的山犁、碗窑、李工坑、石鼓坪,丰顺

的凤坪、博罗的璋背等村,只有极少数富家子弟才有条件上学,文盲占全村总人口的 95%以上。

总之,建国之前,特别是明、清时期,闽、浙、赣、皖、粤等省的各地畲族,在相当长的历史上,基本上没有自己的学校教育,只有在较大的村落曾间断性地办过私塾。

参考文献:

- [1]宋史·卷三五·孝宗三[M].
- [2]谢重光.畲族与客家福佬关系史略[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105-119.
- [3]屈文军.元代的畲族[J].暨南学报: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版,2004(1):112-116.
- [4]高铭群.王阳明[EB/OL].(2006-09-01)[2009-09-10]
<http://www.sslib.cn>.
- [5]杨希闵.王文成公守仁年谱:卷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 [6]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第 29 册[M].

(上接第 44 页) 睨”,看不起的;浮桥搭在城市和乡村之间,浮桥的这头是财富,浮桥的那头是贫穷;浮桥的这头是水门汀和钢筋建成的堡垒,那头是颓废的墙堵;浮桥的这头是傲慢的宣告,那头是无言的失望和空虚;浮桥的这头是金色刺眼的城市,那头是灰白而无光的乡村。^{[2]295-298} 城市就在浮桥的对面,它总是以它的繁荣吸引着乡村的人,因此年轻人虽然知道都市是一群吸血鬼,它吞噬着乡村,吞噬着劳动者的健康,但是他们还是义无反顾地来到城市,想摆脱贫困,想得到一份属于他们的温饱。城市以这种廉价的劳动力发展自己,从此城乡永远是一种恶性循环,富的越来越富,穷的越来越穷。诗人对于乡村的境遇是无奈的,乡村的卑微和愚蠢常常使诗人的心感到痛苦,他对乡村有一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悲伤,但是诗人并没有一味地沉浸在这种悲伤和痛苦中,在诗作的结尾诗人也让我们能从中看到一些希望,“为了反抗欺骗和压榨,他希望乡村能从沉睡中起来,和自然有一致的和谐”。^{[2]298} 他也在希望将来的某一时候,村庄对都市不再怀着嫉妒和仇恨,都市对村庄不再怀着鄙夷和嫌恶,乡村

和都市也能达成一定的和谐。这些希望,虽然比较渺茫,但是透露了诗人的一种理想倾向,从侧一方面也可以看出诗人对乡村的一种深深的眷恋。

艾青对城市的力是向往的,可是他始终是旷野的儿子,因此对于城市他更多的是一种批判的态度,以及让乡村和城市形成鲜明的对照来表达他作为乡村后裔的一种深深的恋乡情怀。身在城市,心在乡村,艾青永远徘徊在城市和乡村之间,做一个无奈的“城市乡村人”,这便是 20 世纪 30 年代艾青探索城市诗的特殊之点!

参考文献:

- [1]马尔科姆·S. 布雷德伯里.现代主义[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外国文学研究所,译.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77.
- [2]艾青.艾青全集·第 1 卷[M].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1.
- [3]常立霓.天使·敌人·天使与敌人——中国现当代城市诗诗学主题的比较[J].兰州大学学报,2000(1):135-139.
- [4]茅盾.茅盾全集·第 19 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401-402.
- [5]艾青.艾青全集·第 3 卷[M].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1:653.